

唐詩別裁集

一

(清) 沈德潛編

唐詩別裁集

中華書局

原序

有唐一代詩凡流傳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
旁蹊曲徑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間不得謂正
變盛衰不同而變者衰者可盡廢也然備一代之
詩取其宏博而學詩者沿流討源則必尋究其指
歸何者人之作詩將求詩教之本原也唐人之詩
有優柔平中順成和動之音亦有志微噍殺流僻
邪散之響由志微噍殺流僻邪散而欲上溯乎詩
教之本原猶南轅而之幽薊北轅而之閩粵不可
得也即或從事于教之正者矣而仍泛泛焉嘈噴

重言厚言別表集
一
鼓禱之紛逐猶笙鏞琴瑟與秦箏羌笛之類竝奏
竟陳而謂韶英之可聞亦不得也然則分別去取
使後人心目有所準則而不惑者唯編詩者責矣
顧自有明以來選古人之詩者意見各殊嘉隆而
後主復古者拘於方隅主標新者徇而先矩入主
出奴二百年間迄無定論而時賢之竟尚華辭者
復取前人所編穠纖浮艷之習揚其餘燼以易斯
人之耳目此又與於岐趨之甚而詩教之衰未必
不自編詩者遺之也夫編詩者之責能去鄭存雅
而誤用之者轉使人去雅而羣趨乎鄭則分別去

取之間顧不重乎尚安用意見自私求新好異于一時以自誤而誤人也德潛於束髮後即喜鈔唐人詩集時競尚宋元適相笑也迄今幾三十年風氣駁上學者知唐為正軌矣第簡編紛雜無可據依故有志復古而未得其宗因偕樹滋陳子取向時所錄五十餘卷刪而存之復于唐詩全帙中網羅佳什補所未備日月既久卷帙遂定既審其宗旨復觀其體裁徐諷其音節未嘗立異不求苟同大約太淫濫以歸雅正于古人所云微而婉和而莊者庶幾一合焉此微意所存也同志者往復是

編而因之以述親乎風雅如遠道者陸行之有
車馬水行之有舟楫嗚呼其或可至也哉康熙五
十六年春正二十有六日長洲沈德潛題於黃葉
夕陽村舍

重訂唐詩別裁集序

新城王阮亭尚書選唐賢三昧集取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之意蓋味在監酸外也而於杜少陵所云鯨魚碧海韓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韓語意定唐詩別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鐫版問世已四十餘年矣第當時采錄未竟同學陳子樹滋攜至廣南鐫就體格有遺倘學詩者性情所喜欲奉為步趨而選中偏未之及恐不免如望洋而返也因而增入諸家如王楊盧駱唐初一體老杜

重訂唐詩別裁集
亦云不廢江河萬古流也白傳諷諭有補世道人心本傳所云箴時之病補政之缺也張王樂府委折深婉曲道人情李青蓮後之變體也長吉嘔心荒侈古奧怨懟悲愁杜牧之許為楚騷之苗裔也又五言試帖前選略見今為制科所需檢擇佳篇垂示準則為入春秋闡者導夫先路也他如任華盧仝之粗野和凝香奩詩之褻嫚與夫一切生梗僻澁及貢媚獻諛之辭概排斥焉且前此詩人未立小傳未錄詩話今為補入前此評釋亦從簡略今較詳明俾學者讀其詩知其為人抑因評釋而

窺作者之用心今人與古人之心可如相告語矣
成詩二十卷得詩一千九百二十八章詩雖未脩
要藉以扶掖雅正使人知唐詩中有鯨魚碧海巨
刃摩天之觀未必不由乎此至於詩教之尊可以
和性情厚人倫匡政治感神明以及作詩之先審
宗指繼論體裁總論音節總論神韻而一歸於中
正和平前序與凡例中論之已詳不復更述

乾隆癸未秋七月長洲沈德潛題於鯨水之清曠
樓

凡例

詩至有唐菁華極盛體制大備學者每從唐人詩入以宋元流於卑靡而漢京暨當塗典午諸家未必槩能領略從博涉後上探其原可也覽唐詩全秩芟夷煩蝟裒成是編為學詩者發軔之助焉

讀詩者心平氣和涵泳浸漬則意味自出不宜自立意見勉強求合也況古人之言包含無盡後人讀之隨其性情淺深高下各有會心如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誨鹿鳴而兄弟同食斯為得之董子云詩無達詁此物此志也評點牋釋皆後人方隅之

重言唐詩別裁集 凡例
見此本不廢評點間存牋釋略示軌途俾讀者知
所後入耳識者諒諸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
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固多忠愛之詞義山
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即小小賦物對境
詠懷亦必云某詩指其事某詩刺某人水月鏡花
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鈔中槩為刪卻

唐人選唐詩多不及李杜蜀韋穀才調集收李不
收杜宋姚鉉唐文粹祇收老杜莫相疑行花卿歌
等十篇真不可解也元楊伯謙唐音羣推善本亦

不收李杜明高廷禮正聲收李杜浸廣而未極其
盛是集以李杜為宗元圃夜光五湖原泉彙集卷
內別於諸家選本

五言古體發源于西京流行于魏晉頽靡于梁陳
至唐顯慶龍朔間不振極矣陳伯玉力掃俳優直
追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在黃初間也張曲江李
供奉繼起風裁各異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
以三家為最

過江以後淵明詩胸次浩然天真絕俗當於語言
意象外求之唐人祖述者王右丞得其清腴孟山

重言唐詩別裁集 凡例
人得其閒遠儲太祝得其真朴韋蘇州得其冲和
柳柳州得其峻潔氣體風神翛然埃壒之外

蘇李十九首以後五言所貴大率優柔善入婉而
多風少陵材力標舉篇幅恢張從橫揮霍詩品又
一變矣要其為國愛君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禹
生平種種抱負無不流露於楮墨中詩之變情之
正者也新寧高氏列為大家具具有特識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魏宋之間時多
傑作唐人出而變態極焉初唐風調可歌氣格未
上至王李高岑四家馳騁有餘安詳合度為一體

李供奉鞭撻海岳驅走風霆非人力可及爲一體
杜工部沉雄激壯奔放大放險幻如萬寶襍陳千軍競
逐天地渾奧之氣至此盡洩爲一體錢劉以降漸
趨薄弱韓文公拔出於貞元元和間踔厲風發又
別爲一體七言楷式稱大備云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入研
揣殺音穩順體勢其製大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
如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饒名貴開寶以來李太
白之穠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
極勝杜少陵獨開生面寓從橫顛倒于整密中故

重言唐詩別裁集 八
應超然拔萃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
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

七言律平叙易于徑直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更
難初唐英華乍啟門戶未開不用意而自勝後此
摩詰東川春容大雅時崔司勳高散騎岑補闕諸
公實為同調而大歷十子及劉賓客柳柳州其紹
述也少陵胸次閎闊議論開闢一時盡掩諸家而
義山詠史其餘響也外是曲徑旁門雅非正軌雖
有搜羅槩從其略

五言長律貴嚴整貴勻稱貴屬對工切貴血脈動

盪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
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竒宏麗變動開合後
此無能爲役元白長律滔滔百韵使事亦復工穩
但流易有餘變化不足故寧舍旃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
純是化機不關人力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
怨王建新嫁孃張祐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
調後人當于此問津

七言絕句貴言微旨遠語淺情深如清廟之瑟一
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開元之時龍標供奉允稱

重訂唐詩另裁集 尸例 四
神品外此高岑起激壯之音右丞多悽惋之調以
至蒲桃美酒之詞黃河遠上之曲皆擅場也後李
庶子劉賓客杜司勳李樊南鄭都官諸家托興幽
微克稱嗣響

詩不可無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
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
換自神明變化于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
應如何則死法矣茲于評釋中偶示紀律要不以
一定之法繩之試看天地間水流自行雲生自起
何處更著得死法